

東方國民文庫

元曲菁華



康德五年七月四日印刷
康德五年七月七日發行

【定價國幣參角五分整】

（郵費國幣四分整）

編輯人

新京特別市大同大街二〇二號

東方國民文庫編輯委員會

發行人

新京特別市大同大街二〇二號

陳邦直

印刷人

新京特別市西七馬路十四號

滿洲圖書株式會社
駒越五貞

印刷所

新京特別市西七馬路十四號

滿洲圖書株式會社
電話代表(2)一九二一番

發行所

新京特別市大同大街二〇二號

滿日文化協會
電話(2)三七四六番

發賣所

新京豐樂路二二一番地

股份有限公司 東光書苑

電話(2)五〇四四番・五二〇一番



雨桐梧

序

聲音之道、與政事相通、故移風易俗、莫善於樂。然聞雅樂則易倦、聞俗樂則易興、此固社會人情之所同、而國家文化之普及、實有藉戲曲以爲之補助者。如日本明治維新之際、福地櫻痴之詞曲、足以喚起國民之精神、吾國所宜取以爲法者也。夫南詞北曲、各擅專長、求其通俗近情、要以元曲爲稱首。故明代盛推關白馬鄭、而宮大用亦能獨樹一幟、與四家頡頏。今東方國民文庫刊行會、於刊行第六編中、首選五家妙曲、爲聆歌者示之先聲、俾於鑿鑿鼓舞之中、默契興觀群怨之感、發揚蹈厲、庶與西方黎維斯之戲劇、比美同工。啓東之明、化南之雅、詎可視爲小道而忽之哉。

康德 五年 五月

王 嵩 儒 誌

王靜庵 國維 先生宋元戲曲史曰

元雜劇之爲一代之絕作、元人未之知也、明之文人、始激賞之、至有以關漢卿比司馬子長者。(韓文靖邦奇)三百年來、學者文人、大抵屏元劇不觀、其見元劇者、無不加以傾倒、如焦里堂易餘籥錄之說、可謂具眼矣。焦氏謂一代之代之所勝、欲自楚騷以下撰爲一集、漢則專取其賦、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、唐則專錄其律詩、宋專錄其詞、元專錄其曲、余謂律詩與詞、固莫盛於唐宋、然此二者果爲二代文學中最佳之作否、尙屬疑問、若元之文學、則固未有尙於其曲者也。元曲之佳處何在、一言以蔽之、曰自然而已矣。古今之大文學、無不以自然勝、而莫著於元曲、蓋元劇之作者、其人均非有名位學問也、其作劇也、非有藏之名山傳之共人之意也、彼以意興之所至爲之、以自娛娛人、關目之拙劣、所不問也、思想之卑陋、所不諱也、人物之矛盾、所不顧也、彼

但摹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、而真摯之理與秀傑之氣、時流露於其間、故謂元曲爲中國最自然之文學、無不可也。若其文字之自然、則又爲其必然之結果、抑其次也。

又曰、元代曲家、自明以來稱關馬鄭白、然以其年代及造詣論之、寧稱關白馬鄭爲妥也。關漢卿一空倚傍、自鑄偉詞、而其言曲盡人情、字字本色、故當爲元人第一、白仁甫馬東籬高華雄渾、情深文明。鄭德輝清麗芊緜、自成馨逸、均不失爲第一流。其餘曲家、均在四家範圍內、唯宮大川瘦硬通神、獨樹一幟。以唐詩喻之、則漢卿似白樂天、仁甫似劉夢得、東籬似李義山、德輝似溫飛卿、而大川則似韓昌黎。以宋詞喻之、則漢卿似柳耆卿、仁甫似蘇東坡、東籬似歐陽永叔、德輝似秦少遊、大川似張子野。雖地位不必同、而品格則略相似也。

作者小傳

關漢卿 不知其爲名或字也、號己齋叟、大都人、金末、以解元貢於鄉、後爲太醫院尹。則亦未知其在金世歟、元世歟。

白樸 字太素、一字仁甫、號蘭谷、陝州人、後居真定、故又爲真定人焉。祖元遺山爲作墓表、所謂善人白公是也。父華、字文舉、號寓齋、仕金貴顯、爲樞密院判官、金史有傳。仁甫爲寓齋仲子、於遺山爲通家姓、甫七歲、遭壬辰之難、寓齋以事遠適、明年春、京城變、遺山遂挈以北渡、自是不茹葷血、人問其故、曰俟見吾親則如初。嘗罹疫、遺山晝夜抱持、凡六日、竟於臂上得汗而愈、蓋視親子姪不啻過之。數年、寓齋北歸、以詩謝遺山云、願我真成喪家狗、賴君曾護落巢兒。居無何、父子卜築於滹陽、律賦爲專門之學、

而太素有能聲、爲後進之翹楚、遺山每遇之、必問爲學次第、嘗贈之詩曰、元白通家舊、諸郎獨汝賢。未幾、生長見聞、學問博覽、然自幼經喪亂、倉皇失母、便有滿目山川之歎。逮亡國、恆鬱鬱不樂、以故放浪形骸、期於適意。中統初、開府史公將以所業薦之於朝、再三遜謝、棲遲衡門、視榮利蔑如也。至元一統後、徙家金陵、從諸遺老放情山水間、日以詩酒優游、用示雅志。詩詞篇翰、在在有之、後以子貴、贈嘉議大夫、掌禮儀院大卿、著有天籟詞二卷。

馬致遠

號東籬、大都人、任江浙省務官。

鄭光祖

字德輝、平陽襄陵人、以儒補杭州路吏。爲人方直、不妄與人交、病

卒、火葬於西湖之靈芝寺。伶倫輩稱鄭老先生、皆知其爲德輝也。

宮天挺

字大用、大名開州人、歷學官、除鈞臺書院山長。爲權豪所中、事獲

辨明、亦不見用、卒於常州。

寶娥冤

元關漢卿撰

楔子

〔卜兒蔡婆上詩云〕花有重開日、人無再少年、不須長富貴、安樂是神仙。老身蔡婆婆是也、楚州人氏、嫡親三口兒家屬。不幸夫主亡逝已過、止有一個孩兒、年長八歲。俺娘兒兩個、過其日月、家中頗有些錢財。這裏一個寶秀才、從去年問我借了二十兩銀子、如今本利該銀四十兩、我數次索取、那寶秀才只說貧難、沒得還我。他有一個女兒、今年七歲、生得可喜、長得可愛、我有心看上與我家做個媳婦、就准了這四十兩銀子、豈不兩得其便。他說今日好日辰、親送女兒到我家來。老身且不索錢去、專在家中等候、這早晚寶秀才敢待來也。

〔沖末扮竇天章引正旦扮端雲上詩云〕讀盡縹緗萬卷書、可憐貧殺馬相如、漢庭一日承恩召、不說當醴說子虛。小生姓竇名天章、祖貫長安京兆人也。幼習儒業、飽有文章、爭奈時運不通、功名未遂。不幸渾家亡化已過、撇下這個女孩兒、小字端雲、從三歲上亡了他母親、如今孩兒七歲了也。小生一貧如洗、流落在這楚州居住。此間一個蔡婆婆、他家廣有錢物、小生因無盤纏、曾借了他二十兩銀子、到今本利該對還他四十兩。他數次問小生索取、教我把甚麼還他、誰想蔡婆婆常常着人來說要小生女孩兒做他兒媳婦。況如今春榜動、選場開、正待上朝取應、又苦盤纏缺少、小生出於無奈、只得將女孩兒端雲、送與蔡婆婆做兒媳婦去。〔做歎科云〕嗨、這個那裏是做媳婦、分明是賣與他一般。就准了他那先借的四十兩銀子、分外但得些少東西、勾小生應舉之費、便也過望了。說話之間、早來倒他家門首。婆婆在家麼。

〔卜兒上云〕秀才請家裏坐、老身等候多時也。

〔做相見科竇天章云〕小生今日一徑的將女孩兒送來與婆婆。怎敢說做媳婦、只與婆婆早晚使用。小生目下就要上朝進取功名去、留下女孩兒在此、只望婆婆看覷則個。

〔卜兒云〕這等你是我親家了。你不利少我四十兩銀子、兀的是借錢的文書還了你、再送與你十兩銀子做盤纏。親家、你休嫌輕少。

〔寶天章做謝科云〕多謝了婆婆。先少你許多銀子、都不要我還了、今又送我盤纏、此恩異日必當重報、婆婆、女孩兒早晚呆癡。看小生薄面、看覷女孩兒咱。

〔卜兒云〕親家、這不消你囑咐。令愛到我家、就做親女兒一般看承他、你只管放心的去。

〔寶天章云〕婆婆、端雲孩兒該打呵、看小生面則罵幾句、當罵呵、則處分幾句。孩兒、你也不比在我跟前。我是你親爺將就的你、你如今在這裏早晚若頑劣呵、你只討那打罵喫兒嚼、我也是出于無奈。〔做悲科〕〔唱〕

仙呂賞花時 我也只爲無計營生四壁貧、因此上割捨得親兒在兩處分。從今日遠踐洛陽塵、又不知歸期定准、則落的無語闌消魂。〔下〕

〔卜兒云〕寶秀才留下他這女孩兒與我做媳婦兒、他一徑上朝應舉去了。

〔正旦作悲科云〕爹爹、你直下的撇了我孩兒去也。

〔卜兒云〕媳婦兒，你在我家，我是親婆，你是親媳婦，只當自家骨肉一般。你不要啼哭，跟着老身前後執料去來。〔同下〕

第一折

〔淨扮賽盧醫上詩云〕行醫有斟酌，下藥依本草，死的醫不活，活的醫死了。自家姓盧，人道我一手好醫，都叫做賽盧醫。在這山陽縣南門，開着生藥局。在城有個蔡婆婆，我問他借了十兩銀子，本利該還他二十兩。數次來討這銀子，我又無的還他。若不來便罷，若來呵，我自有個主意。我且在這生藥舖中坐下，看有甚麼人來。

〔卜兒上云〕老身蔡婆婆，我一向搬在山陽縣居住，儘也靜辦。自十三年前。竇天章秀才留下端雲孩兒之後，不上二年，不想我這孩兒害弱症死了。媳婦兒守寡，又早三個年頭，服孝將除了也。我和媳婦兒說知，我往城外賽盧醫家索錢去也。〔做行科云〕驀過隅頭，轉過屋角，早來到他家門首。賽盧醫在家麼。

〔盧醫云〕婆婆家裏來。

〔卜兒云〕我這兩箇銀子、長遠了、你還了我罷。

〔盧醫云〕婆婆、我家裏無銀子、你跟我庄上去取銀子還你。

〔卜兒云〕我跟你去。〔做行科〕

〔盧醫云〕來到此處、東也無人、西也無人、這裏不下手、等甚麼、我隨身帶的有繩子。兀那婆婆、誰喚你哩。

〔卜兒云〕在那裏。

〔做勒卜兒科〕李老同副淨張驢兒衝上賽盧醫慌走下李老救卜兒科張驢兒云〕爹、是個婆婆、爭些勒殺了。

〔李老云〕兀那婆婆、你是那裏人氏、姓甚名誰、因甚着這個人將你勒死。

〔卜兒云〕老身姓蔡、在城人氏、止有個媳婦相守過日。因爲賽盧醫少我二十兩銀子、今日與他取討、誰想他賺我到無人去處、要勒死我、賴這銀子。若不是遇着老的和哥哥呵、那得老身性命來。

〔張驢兒云〕爹、你聽的他說麼、他家還有個媳婦哩。救了他性命、他少不得要謝我。不若

你要這婆子、我要他媳婦兒、何等兩便、你和他說去。

〔李老云〕兀那婆婆、你無丈夫、我無渾家。你肯與我做個老婆、意下如何。

〔卜兒云〕是何言語、待我回家多備些錢鈔相謝。

〔張驢兒云〕你敢是不肯、故意將錢鈔哄我。賽盧醫的繩子還在、我仍舊勒死了你罷。〔做拿

繩科〕

〔卜兒云〕哥哥待我慢慢尋思咱。

〔張驢兒云〕你尋思些甚麼、你隨我老子、我便要你媳婦兒。

〔卜兒背云〕我不依他、他又勒殺我。罷罷罷、你爺兒兩個隨我到家中去來。〔同下〕

〔正旦上云〕妾身姓寶、小字端雲、祖居楚州人氏。我三歲上亡了母親、七歲上離了父親。

俺父親將我嫁與蔡婆婆爲兒媳婦、改名寶娥。至十七歲、與夫成親。不幸丈夫亡化、可早

三年光景。我今二十歲也。這南門外有個賽盧醫、他少俺婆婆銀子、本利該二十兩。數

次索取不還。今日俺婆婆親自索取去了。寶娥也、你這命好苦也呵。〔唱〕

仙呂點絳脣 滿腹閒愁、數年禁受、天知否。天若是知我情由、怕不待和天瘦。

混江龍 則問那黃昏白晝、兩般兒忘食廢寢幾時休、大都來昨宵夢裏、和着這今日心頭。催人淚的是錦爛慢花枝橫繡闥、斷人腸的是剔團圓月色掛粧樓。長則是念煎煎按不住意中焦、悶沉沉展不徹眉尖皺、越覺的情懷冗冗、心緒悠悠。

〔云〕似這等憂愁、不知幾時是了也呵。〔唱〕

油葫蘆 莫不是八字兒該載着一世憂、誰似我無盡頭。須知道人心不似水長流。我從三歲母親亡後、到七歲與父分離久、嫁的個同住人、他可又拔着短籌。撇的俺婆婦每都把空房守。端的個有誰問、有誰憐。

天下樂 莫不是前世裏燒香不到頭、今也波生招禍尤、勸今人早將來世修。我將這婆侍養、我將這服孝守、我言詞須應口。

〔云〕婆婆索錢去了、怎生這早晚不見回來。